

## 问题：如何评价解放神学？

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和对社会治理的基本理解。

首先，基督教所相信的人人平等，是指人类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首先，这是指“上帝的律法对任何人都同样有效”。什么叫“上帝的律法”？比如万有引力定律，比如“得道多助”，比如“自由贸易对双方均有正效用”，比如“不可杀人”，“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在这方面，人人绝对平等。不会因为你的身份、地位、财富、性别——甚至宗教信仰——而有任何本质的区别。

第二，上帝对越是“受赏赐”越多的人，要求越高。权贵、富豪、天才、幸运儿，乃至美人、力士都不会白白的得到这些赠予，而是随着这些赠予，有对应的内嵌的责任。没人真的凭空多得了一份。

嫉妒的根源是什么？ (#嫉妒#)

<https://www.zhihu.com/answer/729055660>

第三，任何现世的不平均，全知全能的上帝心里都有纪念，必在死后的灵魂上平衡回来。你活着占了“便宜”，死后也会吐出来。在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没有任何侥幸可言。

这种基于一神信仰的平等观，与无神论语境下的那个基于“机会均等、回报均等、份额均等、政治权利均等”模型的“平等观”实际上是有本质区别的。

基督教——至少是天主教——并不追求“所有人赚得一样多，上一样的学，一切东西都均分”这样的理想，因为坦白说这样的社会看起来并不符合竞争力和可持续性的基本客观要求。你勉强去实施，你确信能在国家的竞争之中幸存吗？否则岂不是空想吗？

社会的“不平均”恐怕是人类社会起码在现在以及可见的将来无法被选择的既定现实。强行要否定它，造成的净结果往往只是以均贫富的名义发动了一次天翻地覆的洗牌，而最后贫富不均、等级差异仍然不可避免的重新出现，只是换了一批富人、换了一群权贵。

而这批新人在一百年后并没有比一百年前前辈有什么本质的道德上的进步。

在基督教看来，“人皆有罪”是一种最基本的信仰事实。既然所有人都有罪且都有罪性，那么显然逻辑上你根本不可能筛选出一群无罪（或对罪有绝对抗性）的人来替换掉所谓“有罪的人”。于是，在基督教看来，你真正做到的实际效果只可能是“筛选出一群尚未犯罪、或只是没有深陷罪恶的人来替换已经深陷罪恶的人”。

这看起来的确似乎有些收益，就像把已经吱吱作响的轴承换成一个崭新的轴承——尽管这个新轴承三天之后就会一样发出同样刺耳的声音。问题在于，这“三天的安静”的价值，真的一定会比换轴承的过程所带来的损伤、牺牲和劳力更大吗？

毕竟，也就是好那么几天而已。

简单来说，从基督教的逻辑看，以下的逻辑链条是不言自明的——对正义的真实、牢固的敬畏来自于沧海桑田的阅历，而沧海桑田的阅历来自于稳定，而稳定意味着不能“在出现了罪恶的时候就血洗换人”。

“血洗换人”就会一切归零，从头再来——新上任的暂时还没犯罪的、底子清白的这一批新贵、会从头开始相信“我们可不是ta们”，“我们不一样”。

基于这种基本认知，基督教对待社会治理的基本思路，一向都不是去“指责统治者的罪，然后号召穷人们起义，去推翻他们、换一波人”，而是不断的强调“受赏赐者额外的责任”，引导ta们认识到这种义务的不可避免性，教导和帮助ta们去履行这种义务。

基督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基本上就是在奉行一种“让富人不要为富不仁，让穷人不要因贫穷而拥抱犯罪，并从前者手里拿走一部分财富，向后者转移支付”的总体路线。

因为这个原因，基督教总是一种保守的力量——这不是如中文语境里一直所想象的那样是指“墨守陈规”、“守旧”、“食古不化”，更不是所谓的“抗拒思想进步”，而根本的来说它希望停止这种“杀光权贵，换一批新权贵”的“无谓循环”。

它总是希望停止这种不断回到原点的轮回，能在现在这一次的被拣选者能转向持续的改进、持续的成熟，成为因为稳定传承得足够久、看足了兴衰沉浮、终于不再因为一时的得意而失去对“正义债”、“幸运债”的敬畏的“较好的罪人”。

它总是希望现在的这一批，就是最后的一批，能靠持续的积累，真的有进步。

而这意味着它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现在这一批人，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个因为还没吃够足够教训、因为年轻、因为自信的傲慢，而罪恶到令人不可忍受的中间步骤。

这才是人类真正的困境——这个中间步骤里所造成的人类苦难是真实的，血淋淋的。这其中充满了任何有血气的人都无法无视、无法否认、无法辩解的罪恶，而偏偏要想真的冲破这一关，人才能原谅。

不能原谅，是人之常情，那就是杀光换人，于是轮回重启，一切归零——一百年后变成恶龙的少年被新的勇者再杀一次。

如果仅仅是完全一样的轮回，也不失为一种“自然之道”。

问题是，因为人类的技术进步，每一次“屠龙”释放的烈焰都变得更加红热和炽烈，毁灭性的斗争都会带来更深、更恐怖的杀伤。人类未必真的撑过下一次的勇者斗恶龙的戏码。

恶龙杀了一条又一条，我们已经从石块打到了坦克机枪，这一轮势必会有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太空武器。我们真的还能一直这样“解决问题”吗？

能原谅，能站在原谅的基础上将这条恶龙里的少年唤醒，这个不断循环，却每况愈下的故事才有可能有一个不同的结局。

这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征战——原谅与惩罚的较量。

说了这么多，和解放神学有什么关系？

解放神学的基本主张，就是不希望再走单纯的“教导上层要仁慈、下层要忍耐，然后两面调解，在中间当缓冲垫”的路线，而是希望通过帮助下层民众反抗、战斗，帮助下层成为“无法被压迫”的下层，由此反向的迫使不够善良和正义的、内心刚硬到令人绝望上层即欲不义亦不可得。

这就是解放神学和传统天主教神学在路线上的分歧。

解放神学其实有一个思想上的源头——奋锐党（Zealotry，也就是星际争霸里那个 zealot 的辞源）。这是一群不甘受罗马人欺压的犹太人，ta 们常在身上藏着利刃，谋划着用武装反抗推翻罗马人和其代理人希律王的统治。

事实上，第一任教宗（也就是罗马教会的创始人）西门·彼得就是一名奋锐党。

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汲沦溪。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太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约翰福音 18:1-11 和合本）

恰恰是这件事，也正是天主教会最后还是很难接受解放神学的根源。

答案就在下面这段话里：

犹太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马太福音 26:49-54 和合本）

这就是解放神学与传统基督教神学的这点事了。

编辑于 2020-11-01

<https://www.zhihu.com/answer/1552530724>

---

评论区：

A: 更新了

B: 没看出来啊……

A: 修正了一些太乱的句子

---

Q: 解释宇宙解释现实解释社会的理论不能有上帝的影子，理论都是有实际代表人的，一旦某一理论=上帝的理论，理论的实际代表人将无限接近于上帝。上帝不能降临于现实。

A: 这个没什么必然性啊

B: “实际代表人”只是“实际传话人”。“上帝的理论”可为人所见、为人所译、为人所用，但“上帝的理论”非人所造。

---

更新于 2023/3/1